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三

師郁段古宋張王列傳第二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師逵字九逵東阿人也逵性至孝少孤母疾思食藤花菜遍乞園中無有也逵出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夜歸遇虎呼天虎去持菜還食母而病愈時年方十三比長以太學生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爲御史論奏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而如玉盤載珍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逵爲御史不三月擢陝西按察使逵至見有獄囚淹繫殆千人立鞫其罪之輕重決遣之旬月而

盡永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上征北虜出沙漠命逵總督餽運逵請均量其程之遠近分設頓舍於道令民互相更遞以次轉輸民不困於飛輓上以爲能從定北都上復遣逵採木湖湘逵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其所督責於軍民艱險中良苦左中允周幹啓監國諭逵刻薄而逵在湖湘自驅馳於風霜雨露之下有人議仁宗即位念逵暴露日久召還爲户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于位太宗嘗諭監國曰朝臣從來此其能守燕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汝當知之

郁新臨淮人也新貌瓌偉有威儀音吐洪暢太祖愛之賜名新洪武二十二年擢戶部度支主事掌內帑賜子明年陞北平部郎中又明年超陞戶部右侍郎國初戰爭始息民務生聚而國家經費天子方用焦勞新佐部務日與其屬能者悉心咨度每歲出入太祖有問新皆應機響答了無遺謬及考滿遂陞尚書文皇入國復令仍掌戶部尚書事是時鞏建北京糧道艱於轉運新乃酌船大小受糧多寡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車赴衛河以達北京親王祿米太祖初制歲五萬石新啓

唐宋之制歲止萬石而郡王以下遞殺有差勳戚則米鈔兼支如文武官例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新難之爲言於上上曰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其勿予永樂二年卒于位新爲尚書一十三年國計出入盈縮有節自謂劉晏以下勿論也新卒上爲輟朝一日諭侍臣[illegible][illegible]曰新理邦賦能會計量入出今誰可代新者嘆息久之時夏原吉出治吳浙水乃召還掌部事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選與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

主事進郎中陞山東左參政民以廉謹受知文皇文皇再征虜勅民轉餉出塞并勅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邑吏廉墨以聞宣德二年以參政召入同考禮部會試以民習進學閣中銜鑑精也三年以參政召署戶部侍郎四年實授本部右侍郎五年改刑部賜特勅考察在京百司皆出殊制宣德九年卒于位貧不能殮都御史吳訥賻之衣衾上聞特命有司營葬迨後百有數十載以廷臣請追謚襄介

古朴者字文質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

奉命出清郡縣田賦值父喪歸毋毋年且老矣及服闋因奏家貧願仕得受寸祿養毋太祖嘉其孝授工部主事迎毋就養京師亡何毋卒于邸歸葬服闋改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建文中陞兵部右侍郎太宗入轉左侍郎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江西仁宗嗣位陞戶部尚書居官早作夜思謹守祖宗成憲或因不便請術與時損益樸曰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楊文貞嘗視樸病入其臥室几案間獨有自敘編一帙歷官三十年卒之日無一錢尺帛以遺子孫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也永樂初上欲都北平禮時為工部尚書奉命採材川蜀禮得大木數株圍踰尋丈一夕自行出大谷達于江聲吼如雷一草不偃禮聞于朝上命祭告山呼聲者三七年內艱詔令墨衰視事不避嚴險蒐材坐其上以為能下勅嘉勞九年召還督濬會通河明年漕成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入朝又還蜀是歲兼有別命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部督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而是年又入蜀明年遂卒于蜀禮性剛嚴在蜀多年民頗苦之卒之

日索無遺貨人不見德欽皇都肇建工役叢興百務條舉皆勞王事不獲休沐漕渠之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而在齊魯間者禮功爲多禮初疏漕時用老人白英書築壩堽陽盡抑全汶之水無東流使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脊也水至南旺中分之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高下建壩水閘以時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達于河役夫三十萬已十旬糲粗一百十萬石南北運始通而

黃河之歲變蝕漕也用侍郎張信畫疏魚王口至中灤俾復舊河故道以殺水勢用御史許堪畫自衛河東北疏至海豐古河以洩衛河之水於是漕無河憂漕業並建京師而海運罷不用矣上嘗漕功禮爲第一時協理者有都督周長刑部侍郎金純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

純　祖時爲太學生授山西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已又適戍寧夏建文初薦起爲陝西僉事又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靖難後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禮卒洪熙元年呂震以卹

典請賜葬祭文百有餘年爲正德七年賜祠會通河上

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致

賜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

念純老臣與致仕去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

以功歷官督府卒贈萊陽伯謚忠毅有冑芳者夏人以

吉安守坐事謫爲濟寧辦事吏從禮治河禮還薦爲工

部右侍郎別見守令傳中

張紘字昭季富平人也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遷
通政司左參議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上以紘爲雲
南左參政賜詩二章昜其行至陞左布政使紘以雲南
乃諸夷雜處之地自古不能以法繩縻凡人氣類相近
稍撫有之然弗靖如故紘爲治之跌蕩簡易不求速化
覺小過守大綱即立條約期會未始不稍遷就從其便
或有蠢賊秉其未滋或衝屯擊捕的中之以懲其餘數
年機慌者孫紘悉苦心撫緝夷民孚悅自務徐徐而理
是時遷謫吏上多置滇中紘亡間識不識皆有厚贈焉

二十三年秩滿入覲上令吏部勿考賜璽書襃
者曰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寬恕往任今五年言出
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率由誠信相孚克共乃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
首故旌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予道里費
是時有浙江左布政使王鈍者太康人一時藩憲重臣
能勝任而久於其職惟鈍與紞太祖爲四方督府圖治
嘗稱二人於朝以勸庶僚鈍嘗持節撫諭麓川却賂金
或曰夷且疑貳鈍受之輸之布政司省藏還陞浙江左轄至

期月以毋喪去詔徵詣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褒
崇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鈍懇
終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洪武三十一年爲
建文君即位之歲召紞爲吏部尚書召鈍爲戶部尚書
紞去滇人如失父母紞在部振枉抑拔淹滯一時遺逸
上繼致闕下諸謫籍人人相慶彈冠靖難兵入頒示文
職奸臣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等二十九人紞與鈍與焉
已而鈍與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爲奸臣所累
上宥之兵部尚書茹瑺亦乞宥紞上皆復其官召紞與

鈍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部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之毋隱朕稱厚望老成之意二人頓首謝出紘自經于部之後堂鈍承制巡視北畿山東事竣乞骸骨上命以布政使致仕鈍既歸觖觖不樂遂卒

論曰紘之死是也鈍不死慚矣何待既受命而始死乎晚矣死於部後堂死其職矣何上例鈍尚書職而以布政賜歸乎不予其為建文之尚書也所以奪乎其為君也建文之尚書可以死我皇考之布政可無死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四

韓陳弋周王列傳第二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也國初以歲貢爲楚府錄事改御史言事無所避左都御史陳寧右都御史胡惟庸中丞涂節一日侍上坐方燕語宜可前跽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請斬三人首絕來釁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錦衣衛監問尋釋出僉事陝西是時官吏罪犯笞以上悉屯鳳陽宜可

言刑以懲淫慝一民軌宜論事情輕重犯罪大小而施舍之有罪不問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上可其奏十三年入朝上賜沒官男女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上言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嚴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男女婚姻踰時尚傷和氣闔門連坐豈聖明所宜今進說者曰夫榮妻子共樂有罪妻子同坐此豈盛德之言聖人仁政所宜行哉上曰汝言是矣爲令後坐累當辟上斷之天削氣沍忽雷火進殿上驚曰得非枉此人耶當遽急釋免

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尋罷歸十九年起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坐事安置滇南二十三年禮部左侍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陞左副都御史務在鋤奸顯忠直條悚惕未幾卒時有大星墜地櫪馬皆鳴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也歟鄉試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鯁直敢彈劾聲響如鐘廷臣𨵦之跡皆上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觸上怒上命坎瘞奉天門外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率同官奏事忤旨罰修象房衆皆雇役𦙍事謫官去諤貧不能倩人躬為之

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謂前俯伏具道故上念謂戇直憫其貧命復官搏擊逾甚京師諸貴人咸憚之十一年出使雲南十二年還署通政使司明年署應天復署刑部十四年署鴻臚十五年署工部官四年皆署事俱有聲績上以其能故亦皆不實授而歷試之十六年陞順天府尹人比漢之張趙嘗出行轉城隅遇皇太子駕太子間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勿問上優假之若此其年有白烏乳于庭上以爲府尹美政所致賜金幣嘉獎明年出爲湖廣按察使三年入覲將代吏部侍

所師遂有事湖廣留之督軍竣事改山西忤況上賜海
監令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上問左右曰大將官人
何在此人宜為輔導官使人得易聞過起為荊府長史
上書忠良鯁直四大字錫之以示尊寵然竟不能將順
王王終與謬不協請於上竟遷出為鎮江府同知尋以
老乞歸卒
戈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言事逆天
威不顧避仁宗頗厭之尚書呂震論議貿直沽名上語
西楊曰戈謙太踰分士奇曰戈謙不諳大體乃心府不

欲圖報效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見謙輒不悅士奇一日獨奏事
上曰弋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懼以言為戒
務謙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尸
廷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
允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已而朝臣少言事上深悔下
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未幾有言中官四川伐木擾民
上諭謙曰爾本清覈之臣朕令用汝陞副都御史詣四
川罷伐木之 及宣德元年遂復以忤旨罷為民

周新南海人也輩除中與人原名志新文皇帝常呼爲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初爲大理評事决疑獄受知上改授御史彈劾敢言京師貴戚咸憚之目爲冷面寒鐵公鄉人呼之以怖小兒永樂元年巡按福建二年還按順天除浙江按察使浙中民冤繫者聞知輒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憂矣新至冤亦湔洗自是與政日着。日視篆旋風吹異葉至前新詢此木獨一僧寺有之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爲神明諸所燭姦發隱多類此巡行屬縣嘗微服

爲縣官并收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若明日縣官往迓乃自獄出於是悉擿令行過譴責之縣官俛首伏罪去錢塘令葉宗行號廉能新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家所寄也酬少許以出明日召飲以食之同僚愧以爲多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浙中三尺童子咸知周憲使之名澤及無告民自不冤幾年浙西水潦奏蠲逋糧一十七萬二千四百石時上寵用錦衣衛指揮紀綱謦咳云閒綱遣腹心於緝事浙中大索賂新捕之綱更誣奏上逮新立命官校繫至陛前新抗聲曰

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
奸惡柰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
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上問侍臣曰周新何許
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新死
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鄉御史楊信民至巡撫時周
以刀俸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
論曰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今想其清風勁節雖
死猶生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與方
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惻付後見一人衣

紅立日中呼之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爲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憮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衎有魏元徽之比乎時有右都御史王彰者鄭州人巡撫河南嘗令其屬微行郡縣吏有奸狀者輒置重辟是歲河南水民多流亡奏黜貪刻吏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征十餘事招復流移五萬家亡命賊張大妖尼宋繼善等煽亂悉捕斬之事竣省母母具食頃有丐者至母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餕獻即丐者也其伺察之密如此

王英字時彦金谿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與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未幾上獨召英與王直二人入秘閣書機密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灤見海旋師過威虜鎮命視李陵苔驛令碑還奏上曰碑鐫韃靼姓名𦍒曰虜見必以此地爲已物令再往碎碑沉河中英還上喜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宜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今帥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英曰胡寇犯邊罪在不宥既聞天兵遠走臣願陛下幸毋入

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討秀才言直不欲黷武
耳復謂曰軍中一切動靜或譏言有聞即來密奏朕知
諭太監馬驥曰秀才有事入見毋阻也駐蹕安平鎮上
因責譴一軍未與口糧怨泣曰吾屬糧盡必死道路矣
英以聞上上怒英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　宥其過稍
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人
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二十二年上崩榆木川東宮
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七日東宮即位
陞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修官弋文兼俸明年

乞歸省還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
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皆有重名汝尚
啓沃朕心無愧前人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七年
以疾上遣內官阮童護送回籍奔喪奪哀還朝裕陵即
位充經筵講官進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八年
出理部事講官仍故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英言京師
去冬少雪今年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
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引年乞罷政不允陞南京
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在朝四十五

年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列聖眷遇不衰與王直齊名一時皆阻於西楊不得入内閣直久秉銓柄英竟置散地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汪儀金鄒徐王梁周列傳第二十三

李希顏號愚菴夾谷隱士也性行峻茂質醇樸措太祖旣有天下爲天子用爲手書徵至爲諸王子師令分建十王者是也教法嚴毅諸王子有弗若教或擊額以箠帝撫而怒高皇后聞故曰悪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乃笑而撫之曰若後當聽先生教也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而太宗北歸希顏歸舊隱落魄以終夾谷有孔子廟館其中教授生徒優游耕讀間或感時懷

憤悶情杯酒容與謳歌景然有撲槊鼓刀之風足跡不涉城市有落司驗輿訪之途遇一老桃袋側吁前驅蹴之乃希頵也遂與班荆傾襄以別希頵簑笠身着緋袍時偏盛會客嘲之曰簑者本所着者君賜也渠雙莫問鄉井罔識其手懷而卒孤立煢然以死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夙有喘疾洪武十七年以學行徵至上與講書之西伯戡黎篇悅之授左春坊左司直郎贊備皇上亦日召侍講與贊善劉三吾趙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上憫仲魯年老氣喘勑賜朝房俾便趨朝仲

魯見上嘗以春夏決人死罪輒游泣俯伏進諫以爲有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其奏稱爲善人十九年喘疾大作乞歸療治期秋再至上可其請仲魯未即行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宣召春坊贊善臣王吾司直郎臣仲魯既至賜坐語次上顧仲魯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仲魯起對曰臣愚不知上曰日昨若以老病輒請還鄉期秋再來朕可若請有不須辭別之言也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君之喘疾誠劇然得此病者往往壽考朝君龐眉有壽之徵君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能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鄉邑官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束俾僕示之若曰仲舒荷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斂門謝客輸稅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可考終命矣臣三吾臣仲舒同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是欲臣等全其晚節也敢不欽佩以矢無忝上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百兩歸又十有六年而終

儀智者髙密人也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愛之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從伴又畏敬之曰太守不可犯智爲人温重端慤以故所至皆能得民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湖廣布政使尋坐累被謫去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忠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上即日召之既以爲禮部左侍郎十一年上以元旦日食宜免朝賀召問禮部翰林官尚書呂震對曰日食之與朝賀時不相

妨也元旦請如常儀獨智爭之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上是之卒從智言當是時上已知智頗能持正也比他日上令吏部翰林院簡一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蹇義及兩楊薦智且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鄴大誤悔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

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
士奇執議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大孫授經智侍
太孫數年陳說經義不爲附會啓廸匡益竭盡誠悃年
八十乞致仕賜勅奬諭進階智爲同鄉訓導戴綸上即
擢爲禮科給事中俾爲皇太孫侍從講授智子銘洪熙
紀元綸應詔舉銘經明行修授禮科給事中得請贈父
太子少師謚文簡歷修撰侍講正統中爲郕王長史景
帝即大位爲禮部左侍郎歷南京禮部尚書以正懷獻
太子加太子太保召還兵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卒贈

太師謚忠襄有金問者吳人永樂初用薦爲司經局正
字侍仁宗東宮太宗北巡多詰過諸宮僚官問與楊溥
黃淮同坐繫獄十年三人相得甚各持一經講論曰此
處變遇之道也問文行敏茂製述雅健書有魏晉筆法
仁宗監國暇專意文事問爲所存愛太宗且不知問爲
何人仁宗既即大位淮與溥皆入直內閣而問則命待
詔思善門制授翰林修撰備顧[illegible]論將攻宣德中擢太
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正統中陞禮部右侍郎泰
子位于汝進太僕丞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仁和洪武十五年舉經明行修授餘杭訓導復徙餘杭秩滿陞中都國子學錄轉玓教坐事左遷教授河間陞平度知州内艱歸翰林修撰李貫薦修高廟實錄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征安南以文學薦從大將軍司奏記還陞廣東參議十年坐事改考功郎中献陵留守南京擇宮僚改右庶子兼今官授皇孫經秩滿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皆一時名士濟幾陷死地數矣竟積憂懼成疾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疾

不諱卿苗裔余為提携不使墜入蓬蒿竟卒有子幹監國遺入應天學月給米二石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也初簡宮僚時善述以國子監博士入為左司直皇太子好文學每作詩則令善述改定致書善述輙稱好古先生而不名書言卿今年邁輔余為勞朴直苦口如卿者百無一二卿無憚勞俾成余業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冬至賜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懽懷浩無涯新陽肇初復況此承平時酧勞見尊酒厥以

勞期順好古遂於經學且工為詩以貢入太學初授桂陽州學正為博士累預纂修考鄉試一會試二獻陵待以師禮卒之日皇太子親為文祭焉汝玉遂寧人年十七舉浙江鄉試授應天府學訓導陞翰林院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尋遷右贊善汝玉詩亦雋永常與太子論說詩詞法同解縉應制撰神龜賦仁宗甚稱許之後縉下獄詞連汝玉同瘐死梁潛字用之太和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舉歷訓導知縣靖難後召修實錄成陞修撰尋兼贊善上幸北京常扈從十三年主考禮闈十五年命

副楊士奇輔監國有陳千戶害民取財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舊有軍功貸之還或譖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上怒殺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上逮二人鞫之臣學士榮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語尚書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兩人猶繫獄中有毀冕在獄佻薄放恣上怒遂幷潛殺之廬陵即位濟與善述皆贈太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汝玉贈太子賓客謚文靖皆令有司祠祭濟子幹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冕寧波人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六

王直王翱列傳第二十四

東萊尹守衡著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也父伯貞以薦舉考第高等授廣東僉事分巡海康直幼失母伯貞有母撫直居貧力學伯貞罷車之官有惠政後爲瓊州知府愛人制之直登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曾棨等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授修撰尋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宣宗立爲皇太子進右庶子仍守翰林故官兼記注宣宗即位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進講經筵上每與直剖析

書義以及時政八年與少保黃淮主考會試訓督是科庶吉士上好詞章時灑宸翰賜諸大臣是年八月景星見天門獻景星頌正統元年主考會試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專典制誥四年復主禮闈六年出涖部事時胡濙爲尚書久部郎上以濙且老矣命直佐之八年代郭璡爲吏部尚書十一年八月坐選擬過悞下獄尋得白釋出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十四年上欲親征虜直率廷臣伏闕疏留不獲命加太子太保留守上北狩學士周敘自南京貽之書曰永樂宣德

尚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歿逝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
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
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
深思熟慮引任其害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
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
政之初又一幾也宜深慮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寸移之從亦恐晉公之
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脩宋史之修備不即死成
此一事竊名寄壞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

則民皆安敘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行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敢贅告一語矣直深念之以為然景帝即真進少傅會歲旱直言亢旱為災乞奮發乾剛思雪仇恥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日御便殿召諸謀臣宿將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鬭之方守正以挫其鋒出奇以奪其魄敘共武事必出萬全臣實不勝乞賜罷逐上慰留虜使數邀歸上皇我再三往不報朝意更緩久之虜使再至上諭廷臣欲絕虜直叩頭言必報使

坊生戒心致有後悔與尚書濮請益力上不懌而退太監與安餉匍出呼廷臣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答直赤面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上是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景帝卒用尚書謙言以李實楊善先後往上皇之復先後奏請皆直主之濮佐之尋以中書舍人何觀劾請老不許上得西孽黃竑疏請易太子下部議直難之及署名大學士陳循持筆跽以請直不能抑帝賜諸大臣朱提直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輩當愧死矣累疏

乞休不許見濟太子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直春秋高上以左侍郎何文淵爲尚書佐直文淵徇私爵爲御史練綱等論劾且以直爲文淵所愚失覺舉宜并冤請直任過求退不許上因罷文淵召還左都御史王翱代仍留直涖部事裕陵復位竟坐易儲清議落保傅兔歸直方面修髯器宇宏偉在家宰一十六年躋三孤秩一品年垂八袠雍容廊廟儀範百僚德望爲一時景仰先是文貞當國方面官聽廷臣薦舉直奏罷專歸吏部於是干請斷絕奔競稍息而直愛重人才講大年臨川

名士也直嘗欲作詩索戴文進畫十年始將去大年詰之曰公愛文進畫十年不忘使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大年卒直瀕泣銘其墓恨不能爲大年也王文安英位望與直相伯仲時稱江西二王東王謂直西王謂英孔歸里田園繞郭子孫賢孝春夏間佃僕百人肆田插秧擊鼓唱歌直與夫人乘兩肩輿循觀阡陌午憩亭所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歡竟日形諸賦詠里中以爲美談一日謂諸子曰昔東里先生不欲與予同入内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予不能無

憾西楊君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今日安得與汝曹樂也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子稽䕃官翰林檢討

論曰余讀周學士書有味哉其感于朝事之更張而深鏡于當國得失之原也王公位六卿之長碩德令望良足服人不自深惟俛狥易儲之議曲筆于芳洲之滕何哉赤松之遊未請四皓之策無聞至于內自愧死之時頓足長歎亦何及矣靦顏于青宮保傅之除何以仰覲於南宮返正之日乎他日歸田之樂雖免遼陽之行然

質以當日患失之心終難逭于賣國之誅也
王翺字九皐直隷塩山人也永樂十三年大比天下士
北京翺中式第五名上喜曰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
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恩遇之榮自來會試
士未有也廷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
正洪熙改元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
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出鎮江西轉巡浙江經
理邊政四年松潘用兵巡撫四川參贊軍務招徠一十
八寨六年鎮守陝西七年提督遼東是時東虜入寇我

師勿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上乃假翱便宜移徃提督翱自廵視邊壘深潛崇墉亭障一新烽堠接于一里虜至嚱齒遂走八年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內艱奪情招撫十二年轉右都御史十四年轉左俱留遼東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景帝改立太子加太子太保會廣西猺蠻爲亂守將不即討欲得廣東兵應援廣東不遣共觀望撫臣不相統賊且熾于少保言于景帝曰兩省用兵事權不一何以成功乞遣一重臣爲總督議且三人名上請用一人景帝遂用翱翱以左都御史

是年出爲兩廣總督時翺威望素著諸蠻聞之已畏服翺至罷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諸蠻解歸巢穴嶺平還朝陞吏部尚書佐王直掌部事直部權盡委翺一時選路復清任使號稱得人六年引年求退不允裕陵復位與直俱坐易儲落太子太保閣學士陳循等皆斥去李賢時爲吏部右侍郎居守欲引賢入閣賢不可亨諷翺自陳衰請賢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翺雖老精力未衰賢輔之可也賢敢獨當重任乎亨因賢言復留翺上亦奇和賢已復用亨訴出賢參政福建而心切冤之

因問翺賢何如人翺曰賢與臣處久始終淳實可用上遂召賢還仍入內閣翺與賢二人交懽事上上每進退大臣與賢翺諮諏召翺面問可否曹欽反擊賢朝房傷首欽挾賢至翺所併執之翺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汝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豈敢殺長者要翺與賢爲奏請及至朝門門閉賊欲殺賢得翺力解乃已賊誅加翺太子少保上嘗語翺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但緩急得力翺以是推轂北人常多悉稱所舉是時尚書六部上皆著得人獨深念翺老翺年已七十八

矣上問語賢頓首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上見則呼老王不名其親敬若此茂陵即位更念翱爲五朝老臣加眷顧諭翱再至免朝成化元年加太子太保三年疾篤乞致仕上手勑慰問賜白金寶鈔金織衣一襲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出撫宥鎮任邊最久邊塞孤懸軍興輒覆翱緣俗立法細大收蹟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避用充餉器械則利簡練卒伍賙䘏窮乏之偶配鰥寡人情大悅翱言變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川廣驛騷民獲

第守仲孫嶙蔭入太學白翁求試翁曰汝才尚可登第豈必恣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奪所不能以倖冀非分耶裂卷焚之子塔貴傑既登第白夫人爲新一京秩不可得身典銓衡而能不私所親類此平生不肯受人一餽遺翁自遼左還京鎮監榮素清謹翁亦知之俄出匣中四大珠爲翁壽人驚詫固辭榮泣而言曰公豈以予爲賄得之乎昔先皇頒賚所貨西洋珠侍臣予得八焉今以半餽公聊旌惓惓於公爾公不納公且視予爲何如人哉

翙感其言受之已何榮卒翙求榮後得二從子山前璘授之封識宛然猶舊也二子驚之得金四千始買居以奉榮祀翙因往葬榮至一夜而返翙在第三十年不攻於晉英宗特命有司為翙起第於城多數稱翙以非詔書拆去李南陽曰昔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人以為確論予於世官錦衣副千戶

論曰世言王忠肅公之在遼東也約法皆用贖人命亦然公之言曰死者死矣而又以生者繼之無益也有益於

死者之家而使生者得存可為也有指揮孫璟者鞭戍卒于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公曰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璟得贖後璟為將屢建奇勳人以歸德於公嗟夫千金之子不死於市然與非與或言戍卒妻女法當旌惜公不及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七

李秉李賓朱列傳第二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筮仕延平理急欲捕治郡中諸大豪爲所誣下獄期年乃得白然而剛直聲日有聞矣景泰二年以部郎擢右僉都御史參贊宣府軍務首請給金買牛屯種以其餘糧易馬騎操論劾都督紀廣參將楊能而廣等亦搆秉它事誣飾上欲召秉還言官交章言風憲糾劾政急未辨曲直焉得以摭拾之言改罷秉上爲逆言官即劾乃留秉而切責

虜等明年命兼巡撫尋改提督時有達虜牧邊廷議欲擊之秉上言曰邊墻之外則皆夷狄放牧之地彼未犯邊我掩其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啓邊釁也昔姚崇爲相不賞邊功以此議乃疏條陳邊務一十四事上皆允行內有汰冗員停造作均田土貨官鹽數事邊儲賴之秉在宣府節用愛人吏民畏服奏掩土木雞兒嶺戰沒遺骼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並掩凡十數萬虜以剽掠男婦來易米朝議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各以一石與之總兵官以爲

巔倒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權之咎吾自當之上聞以秉爲是秉汰宣府僧尼以配無妻軍士諸將校不才者更置之士免朘削數載塞無大寇深入即小入驅出塞即已不肯徼功生事以是邊民稍休息虜亦徙帳避去然竟爲諸武臣排陷罷歸天順改元召起巡撫江南明年移撫大同後坐累去久之起以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成化元年給事中張寧薦陞左都御史秉掌院事三年建酋董山叛寇遼東上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命秉提督討平之加太子少保是年冬王塩山

請老代爲吏部尚書秉居冢宰士大夫有聲望者皆以
小次之位擢之以監生雜冗倣古身言書判不稱者給
冠帶閑住人多怨望與崔恭尹旻二少宰每相左四年
彗星見秉同都察院考察京官令大臣被劾者自陳因
能戶部尚書馬昂而是年朝覲黜斥者多且爲大臣姻
戚以是大臣又多忌秉御史戴用疏請方面官復如正
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秉上從之於
是給事中蕭彥莊劾秉暗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大罪
下有三下廷議二少宰唯唯承伏曰吾二人嘗諫之柰

吾聽也上乃落秉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遂並來朝詆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上詰彥莊年深御史爲誰指璧吳遠馮徽三人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權吏部彥莊迄以三人對而諸言官復言彥莊受指於姻家大理寺卿王槩誣代秉內閣彭時寔主之上命會官廷鞫彥莊主奏事不實降永寧驛時引病諸挂彈章者皆謫官彥莊後署大宰以科罰太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秉家居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卒謚襄敏

論曰李執中之去位有謂執中爲彗星掃人蕪自掃可

朋快心於讒賊之口哉然不如是亦無以見執中何者正人之糾固邪人之幸也然是時内閣南人爲政欲用南人吏部以故秉僅一年而去北人於是紛詆南黨善傾人内閣不得已乃用崔恭南人又不喜會恭内艱僅數月去而姚夔代凡五年夔卒尹旻代凡一十三年然旻則嘖有煩言矣旻與内閣劉珝皆北人爲一黨内閣萬安南人也又爲一黨安又欲去旻而梗於珝珝去旻故竟爲安逐之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柰何以内閣而爲南北樹黨幟哉

崔恭字克讓廣平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出督延綏邊儲遷郎中南陽萬知山東萊州府事萊號難治恭居郡六年萊人歌頌之曰古之楊令之崔漢楊震嘗刺是郡故以爲比恭去萊人思之爲樹碑楊震祠中景泰中以郡守最擢超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恭既用廉起家而又有爲事務便民直肩任無所避先是蘇松加耗則例自周文襄奏定後多更竄恭悉疏復還舊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勑恭兼理恭自臨督民不告勞

揚糾儀猶推浚河餘果濟之清軍御史郭觀銳以克伍為功崑山民被誣首連逮二十四人欲訴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勑行事不相侵訴無益也有應之曰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許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行事獨有違抑欲伸理非巡撫而誰乃竟詣恭訴之恭為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時稱南京巡撫用文襄後恭為持者其行事多倣文襄之舊尚嚴切不若文襄寛而理至欲蠲民疾苦真如痌瘝切身所至民懷何年益山為為吏部右侍郎七年左侍郎姚夔進禮部尚書轉左成

化三年塩山去左都御史李秉代五年秉去恭代恭為
尚書僅數月遂以母喪去位九年起為南京吏部尚書
尋勅參賛南京守備機務恭初佐塩山自為手録私藉
天下人材所見為賢者塩山用之所見為不肖即有憑
藉相干不恤也翱及秉皆北人恭亦以北人繼秉南人
皆不樂然三人皆稱名冢宰其後恭起變在位故改南
京尋致仕成化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論曰崔恭為冢宰無半載乃代銓者亦十年矣天順曰
塩山引為知已主上稱其佳品亦當代之名卿乎然恭

在江南與諸御史常左御史黜士恭多收錄成名夫士伸於知己可樂也而肎屈於形已則有禍心人怒之矣類訐人短而又奪之權人無恤於府怨已無嫌於市恩人誰與我要之盡若相挪而心可無猜即相安於大道之行難免於佞宦之誚矣第其所脫二十四人於戒伍則百世德也君子尋之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御史歷山東總憲陝西藩轄入為大京兆都御史大司空進冢宰先是同仁秉銓二十三年大不滿人望而又深惡江西

八不肯使居華要憲宗末年江西人李孜省挾左道得幸上用事嘗受密命訪察百官遂謀於內侍罷昱去而以少宰耿裕代之耿裕素持正不阿僅踰月出之南京於是裕代其位裕為冢宰孜省蓋有力焉然裕亦能守正不私附孜省語僚屬曰諸君豈不知五服五章乃天之所以命有德乎故曰天官當須不愧於天當大選設一木主書曰天鑒之四字寘中堂上裕與二侍郎傍坐次選司官前立每選一職輒先第其資格可否共品定而注於手牘讞之至期引奏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一

人一日謝司空一夔猶朝班中語裕曰吾江西往日甚省中甚少宴會今日山東進士選科道京秩者何多裕正色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倘有私嫌不但負朝廷其如天下公議何舊例考察曰老疾者致仕曰貪酷者爲民曰不謹曰罷軟者閑住裕曰是則然矣顧有似之而非者遲鈍者不似軟乎偏執者不似酷乎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宜更創才力不及者爲一等降調自裕今爲定制焉或言裕附孜省故以此爲媚衆之術已而憲宗上賓孜省誅裕亦罷去而三宰用矣

黃孔昭字世顯浙太平人也父瑜正統元年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有賢稱究于用而卒孔昭年方十四家貧無資刻志讀書侃長父有執友建寧守賀欽憐其貧知其學頗有成薦爲松溪訓導孔昭曰士之仕也待人薦舉取辭不受命益以科第自勵期紹父業以世其家益力於學遂登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孔昭守父清貧大有廉名同官有惡其形已嫉奸吏誣姦孔昭事覺同僚坐罷險夫宜孔昭以是名益起陞都水司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

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豊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往事諸君多自引嫌皆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得知耶孔昭公退毎有客至無不延見悉心諮訪有得必書于册量其才諝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或因權勢干請私用一人輒力言不可即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先後十五年稱文選之賢者必曰黄郎中陞右通政出爲京工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九年進士第一人世宗時

秉銓當考察張永嘉有欲庇者二人欲去者一人令人喻意希周不聽永嘉遂言南京考察不公命其考希周上言臣備員吏部四年矣察典最重今以臣之四年所孜孜竭心者不足信是臣不職甚矣乞即罷臣別任一賢明廉無負於聖政已又以南科無一人去者爲私希周言察條廉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賢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上亦不之遣也希周遂解官去

論曰我高皇帝罷中書省而分列九卿使相頡頏不相

歷為扈至深遠也。文皇時雖設內閣。諸學士惟備顧問而已。蹇忠定為吏部。委任猶在二楊之上。部權未失也。宣皇時三楊位益尊。新安望輕資淺。因稍退遜。行薦舉之例。遂開請寄之門矣。東王繼之。始復一北其權以歸之吏部。然以年齒八袞。乃又不能不為屬乃受過。裕陵復辟。鹽山在事。而南陽當國。兩人相得益懽。秉正懸公。官評騭允。具見和衷之雅。厥憲宗時李姚中崔克讓雖皆稱職。而南北之黨已分。姚文敏尹同仁皆視內閣以為之去就。當楚在大。吏部又且敝矣。至于三原 以一時

重望壓服群情而其去也猶以愛山顧在孝宗之朝天王聖明故盧氏金陵以及鈞陽相繼在位並稱名碩武宗時劉多群小邪正雜進方術亂幸頼二三元老共濟時艱嘉靖初年方倚在事內閣同爲議禮之臣不相侵亂天子悅年一意委機分宜在閣久而部權於是失矣迨于江陵而益視部如屬矣何以故蓋于時九卿之缺會推非受意於內閣不可以得命于故冢宰必爲內閣之私人百官之進退遂多受成於內閣而無敢與同其不然者且誣爲鷹鸇擊之矣故內閣能黜吏部而吏

部不能採內閣。繇是觀之。安在其無中書省哉。迨其後也。冢宰稍知自愛。嫌於視人眉睫。一意第自尊重。百官不暇置可否。而少宰遞相視。噤不一語。避越俎相引嫌而盡以任郎中。郎中智竭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權。幾而吏出矣。政體不胥而盡裂。耶後之秉銓者。尚視前數公為權衡。余因并敘先今政體而世變從可知矣